

初心难忘

严如良

我对火车有一种特殊的情怀。小时候,我家境贫寒,母亲在上海打工赚钱供我读书,每年寒暑假我都要乘坐火车赴沪探望母亲。从书本里,我知道了蒸汽机车是英国瓦特发明的,知道杭州钱塘江大桥是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施工的,而茅以升是北京铁道学院(现北京交通大学)第一任校长。我对火车越来越感兴趣,便立志长大要投身国家的铁路建设事业。1963年,我从衢州二中毕业,如愿考上北京铁道学院并担任班长,从此,我开启了50年“学铁路、管铁路、建铁路”的美好人生。

1985年,衢州撤县改市,我从诸暨铁路车务段调回老家衢州车务段,任高级工程师兼调度长,主管技术、施工。回想上世纪

八、九十年代,正是衢州经济大发展、铁路大建设的起步年代:老浙赣铁路挡住了衢州城市向南发展,经努力先后打通衢州“东、中、西”三座下穿立交桥,缓解交通拥堵矛盾,铁路也完成浙赣铁路单线改双线的建设,把总面积2000平方米的老火车站改建为7000平方米的新火车站(后改为会展中心),2001年至2006年浙赣铁路全线大提速施工,一是取消影响列车速度的小曲线半径,二是结束蒸汽机、内燃机改为电力机车,衢州站南迁扩建为18000平方米至现址,彻底解决了衢州市“南北打通道”的瓶颈难点。如今,衢州的铁路建设、城市建设跨入了新时代,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四通八达的现代铁路网络:沪昆高等级高

铁、九景衢双线电气化铁路、衢宁单线电气化铁路和衢州站公铁智能联运枢纽。

我是喝常山港水长大的航埠人,记得当年衢州西立交施工时,受阻于铁路一大片老平房,老家严村人得知后,倾村出动,男的拆房、女的搬木头,搬砖搬瓦,不到三天就腾出一大片空地,感激之情让我难以言表。那些年,衢州桔子最走俏,航埠农民总想把辛苦了一年收获的桔子运往北方,赶在春节前售出去,卖个好价钱,太早太迟运到都不行。但铁路火车皮十分紧张,出于感激家乡父老乡亲对铁路工作的支持,身为铁路调度长的我从解决软件硬件入手,想方设法提高发送量,保障桔农收入。

夏日山中

苏苒

夏日,山中,一天在蝉噪和鸟鸣声中醒来。在蝉噪和鸟鸣交织的协奏曲中,思绪逐渐拉远,回到童年。那时的夏天没有电视、电脑和手机,甚至雪糕、冰激凌也是奢侈品。但却有记忆中最快乐的光和如泉水般纯净的童年。

青山多妩媚,涵养出一溪秀水。除了游泳、崖壁跳水,少时的我和小伙伴还无师自通地发明了其他水中休闲方式,我们的主要消遣对象是鱼和蟹。

鱼是石斑鱼,每条鱼身上都长着与浅卧在河床上的石头差不多颜色的斑纹。石斑鱼肉质鲜美,清火明目。为了能中午或晚上加个菜,也为了讨掌勺母亲的欢心,石斑鱼被少不更事的我们盯上了。为了躲避“敌人”,石斑鱼爱往石头缝里钻,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看准时机,抄起石块,瞄准砸向底下有鱼的石头,这种近乎原始的捕鱼方式考验孩子们的眼力、体力,收获往往却甚微。一块石头底下,最多一条,还不大。多年生的石斑鱼早已成精,不屑和我们玩躲猫猫的游戏,即便被砸中,小孩子的手劲也不足以对它们造成致命伤害。

后来,我们升级装备。沿溪两岸,长着一种植物,将其枝叶捣碎成汁,倒入水中,能暂时麻痹鱼儿,汁液随着水流扩散,鱼儿们喝醉了酒般,我们或用手、或用网兜、或用毛巾,把它们请上餐桌。遗憾的是,这个方法只在封闭或半封闭的水域奏效,开阔或水流湍急的河面,汁液不断被稀释,氧气及时得到补充,

我们的招数无形之中被化解了。

奈何不了鱼,我们就为难蟹。没有鳍,靠着五双胸足在水中爬行,动作自然没有鱼儿那般轻灵,对付它们,我们也有两套办法。

钓是首选,可避免与它强壮有力的鳌足正面交锋。一根竹竿系上一条细线,细线末端绑上动物内脏或者面粉团作为诱饵,放入水中,不消多时,山螃蟹便循着味道而来。等它咬紧诱饵了,提拉,放入准备好的水桶中,待桶底铺满了,意味着中午可以改善伙食了。

有时候,若身边没有钓的材料,我们便采用笨办法——翻。翻其实分为两步,翻和捉。翻有诀窍,得轻手轻脚,不然弄混了水,螃蟹便趁乱逃走。翻开石头,若发现有螃蟹,便用脚或者木棒轻轻压住其背部,然后伸手去捉。捉也有讲究,一般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其腹部和背部,这个过程要留意螃蟹鳌足的动向,被它夹上一下,杀伤力不亚于关车门的时候夹到手。

直到暮色四合,我和小伙伴才会恋恋不舍向小溪告别,这时候,另一种精灵——萤火虫便登场了。它们是来接我们回家的,一闪一闪中,我们的心早已飞回了家。妈妈的巧手又做了什么美味?想到这,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。

如今的孩子,似乎很难体会这种快乐了。舒适的空调房,刺激的游戏,这些似乎比大自然更有诱惑力。不过没关系,只要你愿意走出房门,你会发现,我和萤火虫一直在等你。

荷塘人家

汤青 摄



余东村的色彩

祝江红

每次要去一个地方,我都会提前上百度搜索一番,这次也不例外。余东村是美丽宜居村庄,同其他的村庄一样,以自己的特色吸引八方游客。村庄最大的特点是这里村民近一半会画画,男女老少都有。他们白天扛锄头,晚上拿笔头,其中村里有一面墙就画着这样一幅画,称他们为“乡野毕加索”。

我沿着蜿蜒的村道往里走,匠心坊、竹编馆、乡贤馆、毛芦芦儿童文学工作室……每一个弄堂都布置了不同主题的研学馆,各具特色的农民画及衍生品令人目不暇接。这些作品以生活原型为基础,以新农村变化为主题,体现了当下农村人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富足的物质生活。眼前的一切,让我恍若置身在一个色彩缤纷的梦境里。

“梅子金黄杏子肥,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,惟有蜻蜓蛱蝶飞。”从古至今,人们都向往富足安定的田园生活。古代不少士人有归田的情结,其中最著名的要数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了。然而,旧时农村并非全是诗意,时常宥于靠天吃饭的窘境。每到孟春之际,去年冬天储备的存粮,此时几已

殆尽:是时也,是谓乏月,冬谷既尽,粟麦未登。因此,李绅以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,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感叹农人的不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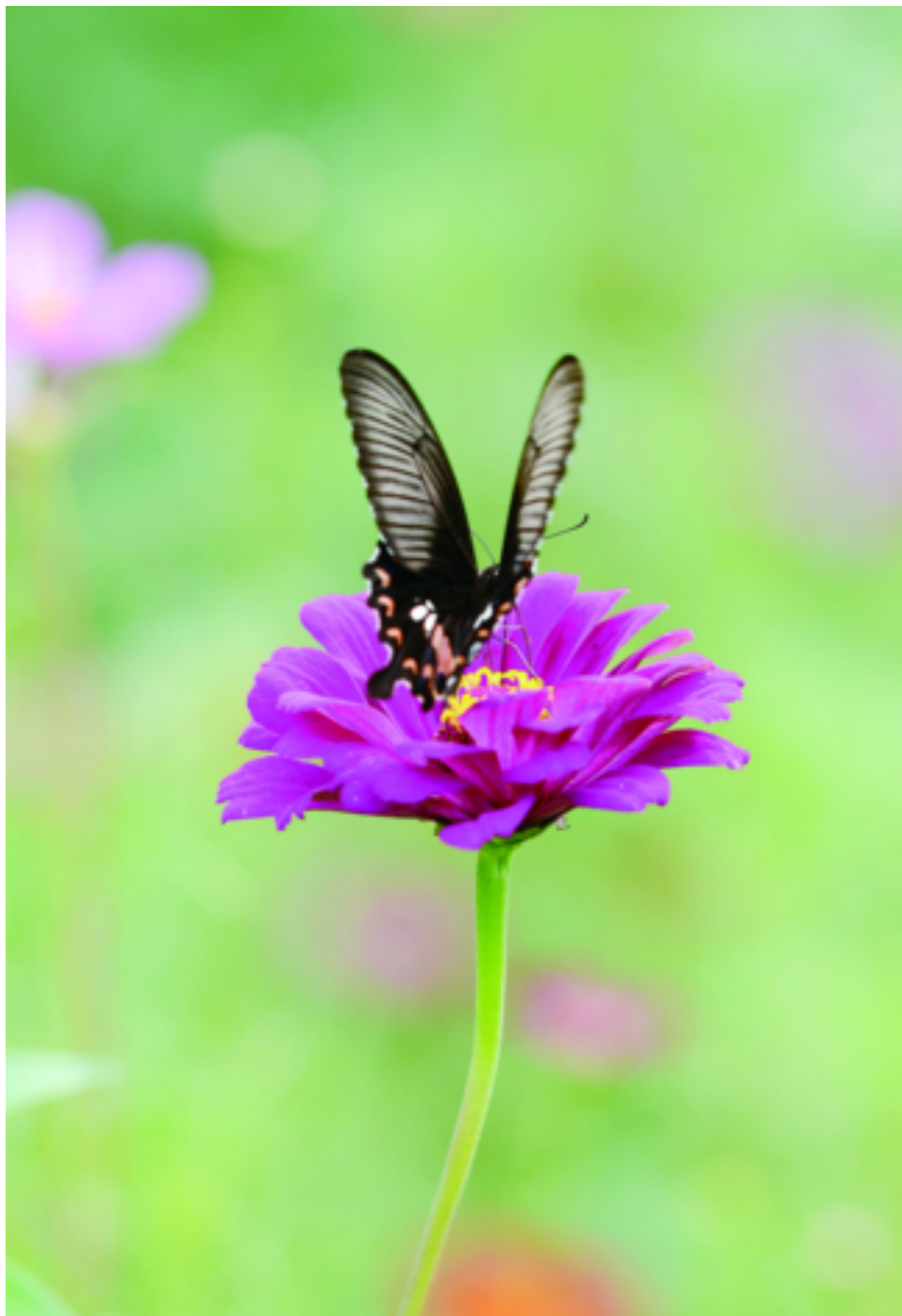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余东村成了神州大地上富裕乡村的一员。余东村民立足自身的特色,一手种庄稼、一手种文化,演绎着从贫困向富裕的华丽转身。

在余东村的美术作品展厅,欣赏着一幅幅色彩斑斓、充满生活气息的农民画。我被画作《一米菜园》吸引,讲解员说此画作者叫毛美仙,在外地做了20年保姆,自返乡加入余东农民画创作队伍,创作了《古村新文化》和《乡村体育文化》两幅优秀作品,画作曾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参展,其中一幅被收藏。我想,是什么动力,让她从家政服务到返乡加入余东农民画创作队伍中来?又是怎样的心境,让她创作出338名女子穿青花瓷色旗袍的《古村新文化》这幅画的,为什么是338名女子?带着好奇,我拨通了她的电话。她说,加入农民画创作就是因为喜欢,在做保姆期间,空闲的时候从手机里搜索图片模仿画画。她说她兄弟姐妹十个,那

个时候在农村哪有条件学画画,想都不敢想,不像现在条件好了,还有了自己的工作室。说到这里,电话那头传来了爽朗的笑声。至于是怎样的心境创作出这幅画的,她回复,一是为了庆祝“三八节”,二是女性不但要会种地,还要会写会画会“秀”出自己……虽然我们素未谋面,但从她的言语,从她一笔一画勾勒的颜色里,我感受到了她那颗美丽纯洁的心。

在余东村,遇见村民暖暖的笑脸,看到鲜活的画作——红红火火的柑橘、阳光面馆、农家小院、河边放鸭的新农村景象,我以为,这些色彩斑斓的画卷是有声音的。因为这些色彩无遮无挡,或纵情高歌,或浅唱低吟,或呢喃铿锵;它们是有芳香的,因为这些色彩弥漫出缕缕香味,有的清新,有的浓郁,让人陶醉不已;它们也是有信仰的,因为这些色彩展示了对现有幸福生活的满足,诉说着对将来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我到余东村的那天正值盛夏,晴空万里,明晃晃的阳光里,风从东面而来,吹拂着余东村的花草树木,整个村庄的色彩似乎亦随之飘动起来。



探花

李陶 摄